

在我的感觉里，一棵树，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时间记忆。站在6楼北面的长窗前，可以看见对面的两棵玉兰树。每年冬去春来的时节，是她们变化最大的时候。当凛冽的风减弱了锋利，一棵玉兰树的枝枝丫丫上渐渐地长出了花苞，眼看着花苞一天天地结实饱满起来，终于玉兰开花了。而与她相距十米开外的另一棵玉兰才刚刚结出娇小的花苞，同样的玉兰树，同样的地域，同样的温度，开花却前后相差有半个多月，十几个春秋过去了，她们总是一前一后开花，看来一棵性子急，一棵性子慢，她们各自有着顽强的时间记忆。

那棵先开花的玉兰树会遭遇气候突变的伤害，早春2月突然升高的温度，会让花苞几倍感暖心，欢欣鼓舞地生长着，奔着迎春绽放的日子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会突然的升温，也会突然的降温，豪横的北风又带着冷雨呼啸而至，玉兰树上的花苞们如何承受呀？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在凄风苦

第一台电风扇

小易

郑逸梅在他的《艺林散叶》中说，我国第一台电风扇，由杨济川试制成功，时为一九一六年。杨本在一布店做会计，通晓电气之理论，娴于实用技术，后遂发展为华生电扇厂，所制电扇，迄今尤为名牌产品。

延安时期，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中组部部长。中组部最初设在延安城内，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后迁到北门外约两公里的一个山坡上。山脚下有一饭馆，名叫西北菜社。当时一些为追求革命跑到延安求学的城市青年，一时过不惯艰苦的生活，常到西北菜社去“解馋”。这些人每次都点上许多菜，吃不完就扔掉，与延安军民艰苦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『吃饭要照镜子』联想

郭树清

“吃饭要照镜子”，正是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在物质十分匮乏，生活极其艰苦的环境下，与人民同甘共苦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生动写照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党中央一直强调艰苦奋斗，崇尚勤俭，厉行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

然而，在摆脱了贫困，进入了小康，人们不再为缺少吃而担心的今天，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传统和作风正被渐渐淡忘。从吃饭和排场讲究上，随处可见铺张浪费。诸如，摆阔气，搞攀比，高规格，上档次等现象，屡见不鲜。

当然，经济发展了，条件改善了，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无可厚非，政府并不反对消费，消费是繁荣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。但是，要消费而不浪费。我们必须居安思危，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，提倡适度消费，反对大吃大喝，提倡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



边看边聊

雨中紧皱着娇小的身躯，有些即将开放的花儿就在冷雨中僵持着，既不能盛开，也不能重回花苞的状态，生命是不可逆的，没有岁月可回头，她们承接天地的精华，蓄积了四季的能量，只为了献给春天最诚挚的表白，就这样被突变的天气，任性的温度，打乱了节奏，眼看着这些没有尽情绽放的玉兰儿慢慢地凋谢，心里怅然良久，我很心疼她们，但又无能为力，感觉自己不配说爱花，而玉兰树坦然而勇敢，温存而坚定，不计前嫌，明年春天依然在春寒中孕育着绽放，岁岁年年她们保持着自己的生命节律。

两棵玉兰树恰好都在我家的附近，其实我们相遇一朵花，一棵树往往是偶然的，在某一个地理环境中，在某一次游历的时候。今年的春天很特别，不仅是循着自然的节律，似乎是因为着无数人的期待如期而至：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。我走出家园，坐车沿着高速公路在江南的腹地穿行，从绿意葱茏的天目山到了上渚山奇幻谷。在夕阳的余晖中，我走在高低错落有致的花径中，与嫣红，橘黄，浅黄，淡紫，粉红，多种层次粉色的花儿们迎面相遇，一阵阵温润的春风吹来，月季在风中摇曳，风中带着月季的馨香，这里真是月季的家园，略有起伏的坡地上烂漫着百多种月季。我摘下口罩，深呼吸，春风如花的抚慰，心田从冬日的紧张中苏醒；我拿出手机，靠近月季，留下与花相遇，为美倾心的记忆。当重大疫情让我们感到生命的脆弱和有限的时候，珍惜原本平常的游走，自由的呼吸，倾听花的心律，欣赏花的娇美，感受短暂的生命之美中隽永的意境。

我的视线随着飞舞的蝴蝶相逢了她们，两朵在晚霞中盛开的月季，挺直有力的花茎上，浅粉色的花瓣亲密相依，形成饱满的花朵，娇媚而又典雅，这是什么月季呢？我在花前自言自语。“这是瑞典女王，是由英国的奥斯坦家族培育的，她们耐热耐寒，花期很长……”我转身，看见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子，黑色的披肩长发，明眸善睐地透着笑意，“你的话，让我记起了杨万里的诗句：只道花无十日红，此花无日不春风。你是这里的园艺师吗？”我揣测着问，她微笑着答：“我管理着这里的运营团队……”她在夕阳中与我挥手告别。

她与花儿相处的工

作，让我想到了法国女作家柯莱特。她带着团队在奇幻谷，在自然中养护着

天花玉露霜

王平华

上海郊区有好几个比较经典的镇，人们编成了顺口溜：金罗店、银南翔、铜真如、铁大场。罗店旧时商贾云集，百业汇聚，但此地又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所以罗店被称“金罗店”。

金罗店有几件“非遗”文化食物，其中“罗店鱼圆”已经是罗店人的家常饭菜了，而罗店“天花玉露霜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已经失传半个多世纪了。

七夕会

1992年，浦东开发刚起步不久，我在南汇芦潮港吹泥造的工地拍摄过一张图片。那天，是交通部领导来沪视察支持浦东改革开放进行航运建设工程的情况，我随领导来到工地，我觉得工地现场非常漂亮。小路弯弯通向远方，人影点点，一条用来作交通船的木质机帆船停在岸边，耐人寻味，很有诗意，就调转相机视角拍摄了2张。回报社后在暗房里洗印出来一看，效果不同凡响，而且不论用原图还是裁剪后改构图为横竖向，都很不错，这种奇妙是其他图片很少有的。文友和中文



真实的月季园；她用文字种植了一片沁人心扉的芳菲苑。1947年，瑞士出版商梅尔莫定期给柯莱特送一束不同的鲜花；他邀请柯莱特分别描写如约而至的繁花中的一种。一年四季不同的鲜花来到柯莱特的

身边，而柯莱特将身边的鲜花变成了笔下永不凋谢的花卉，第二年梅尔莫出版社推出的《花束》丛书中就有了一本别致动人的《花事》。

这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约定，让我们分享了诗意唯美的花语。柯莱特在写《花事》的时候，她已经74岁了，她以亲昵的口气呼唤着花儿，以拟人的笔法叙写了她与花儿的交流，她从百合的天真，栀子花的独白，铃兰花的芬芳馥郁中，回首着自己的韶华岁月。

无论花卉还是文学，都需要我们静心会意，在阅读中亲近，在亲近中倾听，当我们沉浸其中，才能感受文学之魅，花卉之美与我们心灵切近的联系。我想，一棵树，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时间记忆，而面对一棵树，一朵花，每个人也会找到不同的回忆。

“天花玉露霜”在我儿时的五十年代，随母亲到宝山罗店镇来

吃到过。据说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正月，乾隆皇帝第二次从京城起驾来江南巡视，于春夏相交之际来至南翔。当时的嘉定县府要求辖区内的糕点师，各做一份点心呈献给圣上享食。罗店老字号“祥茂”糕点坊接到旨意，业主将聪明才智与饮食文化充分结合，利用当地时令原料杜瓜根磨成粉，连夜赶制出精品罗店糖霜予以进贡。

系的同学见到后，纷纷配诗。这张图片，参加过中日海员摄影比赛并获奖，它记录了浦东改革开放发展初期的艰辛和不易。

当时，浦东开发开放交通先行，需要进行长江口整治和疏浚，规整岸线扩充土地，施工缺乏石料

心中的无名海岸

李榕樟

资源，从外地引入成本高、周期长，过海吹填造陆围堰的过程中，为了解决石料供应矛盾，企业和相关科研机构，创新了造地施工法。图中“小路”凝聚着施工和科研人员的智慧、心血和汗水，是用土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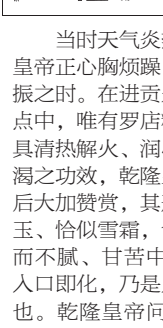
你知道自己的身体吗？我确定，你知道，又不知道。你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体了，你从娘肚子里出来，就被父母关心着，也被自己关心着，高多少，重多少，一顿能吃多少，哪儿长得好看，哪儿有些不足，哪儿痛，哪儿病，你一清二楚。我也断定，你肯定不知道自己的身体，如果你清楚地知道了，你就不会半夜不睡，还去吃那些油腻的烧烤，你也不会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你更不会一天到晚捧着手机，你如果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去折腾身体呢？持续不断地去折腾呢？你还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嘛！

你知道你家屋后那座山（如果有山）、你家屋前那片田野（如果有地）吗？

我确定，你知道，又不知道。你当然知道了，你从娘肚子出来，会跑会跳时，就经常往山里钻，往田野上跑，山脚的路，山上的树，田边的溪，溪中的鱼虾，哪儿有野果，哪儿有鸟窝，哪儿还有一个小山洞，哪儿还有一个小竹林，你一清二楚。我也断定，你肯定不知道那些山那些地，至少没有你老爹老娘以及村里的那些伯伯叔叔们知道，他们出门，抬头看天，知道哪天会下雨，哪天可以播种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，庄稼地里，这个虫那个虫要来了，他们知道山和地的今世前生，而你根本不关注这些，你从没有问过你的祖宗来自何处，甚至，你都不知道米是从哪里来的！你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（以此类推行业职业），还是不知道农村农业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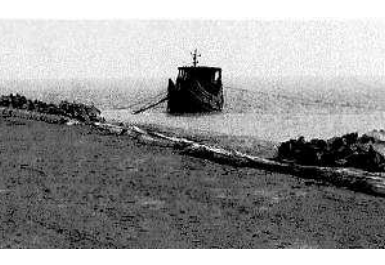
要是知道了，知道得很细，知道得和别人不一样，那你就是发现，你的文章就会将读者带进被你发现的天地，可以清活活地展现你家门前小溪里的一切。比如我们日日照面的昆虫和植物。看人家是怎么发现的。

法布尔发现了最美的昆虫，多诺万写出了《中国昆虫记》《英国昆虫记》《印度昆虫记》，华莱士发现了《马来地区的凤蝶》，阿兰·科尔班发现了《青草



当时天气炎热，乾隆皇帝正心胸烦躁，食欲不振之时。在进贡众多的糕点中，唯有罗店糖霜，独具清热解火、润心中烦躁之功效，乾隆皇帝品尝后大加赞赏，其形洁白如玉、恰似雪霜，食其味甜而不腻、甘苦中带凉意，入口即化，乃是人间仙品也。乾隆皇帝问及缘由，

因其主要材料为天花粉，故当即御赐罗店糖霜为“天花玉露霜”之称，并颁旨连年进贡，从此罗店“天花玉露霜”成为“清廷贡品，养生御宝”。儿时的记忆，让我一直记忆犹新，念念不忘。旧时此食物是金罗店的特产，是罗店人的手工传世食品，是头等的送礼佳品。可距今六十多年了，以后再无见过其芳影，而被人逐渐淡忘了。



图书馆》，戴维发现了《看不见的森林》，雅克·达森知道《植物在想什么》，克里斯汀·金博尔能够《耕种食物爱情》，艾米·斯图尔特写出创造了世界名酒的植物《醉酒的植物学家》，他（她）们，都是真正的发现者，我们读得入迷，数代人在读，数年来一直读。

其实，我们的前人早就在各种门类的发现中做出了榜样。

宋慈为什么要写《洗冤录》，他说：每当我想到狱情的失实，大多起始于开头调查的失误，检验判定的差错，根本原因都在于检验官员的经验不足，于是就广泛采集近世流传的各种有关检验书籍，精选，考证，加进自己的意见，归成一书。

《天工开物》《本草纲目》《食疗本草》《考工记》《齐民要术》《农桑辑要》《饮善正要》《救荒本草》《营造法式》《茶经》《酒经》，植物、医学、农学、饮食、建筑，每一本经典，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专业的天地。即便李渔声色娱乐的《闲情偶寄》，袁枚看似吃喝的《随园食单》，也都是他们经年独到的体验和发现。

我说写散文从做学问开始，显然不包括所有，此学问和彼学问，亦有些区别，我的重点所指，乃多一些专业细致的态度和方法，在某一行业，有精深独到的钻研和累积，那么你的文章、你的书就会呈现出别样的扎实和气象。我喜欢史景迁，我以为，他的中国史系列《前朝梦忆》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》《大汗之国》《胡若望的疑问》《王氏之死》《中国纵横》《太平天国》等，勾连纵横，深度和广度兼具，文学和史学皆佳，是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良好榜样。

学问也是问学，一个领域，一种现象，一个人物，一种动物，一个地名，一棵树，一朵花，一件事，甚至一个字，唯穷追不舍，深挖猛挖，什么边角料也不放过，才能从草蛇灰线中，寻出粗壮的印迹，从而演绎成一段段的完美。写散文从做学问开始，尽可能，少一些空谈，少一些浅薄，少露几只马脚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罗店人在挖掘宝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时，想到了罗店“天花玉露霜”，宝山区的有关部门通过项目调查，多方协调，组织产品研发，并在原罗店食品厂张敏先生提供了祖传秘方

的基础上，有好几位糕点老师傅不断地研制调试下，传统口味的罗店“天花玉露霜”终于进入了大家的视线。

我得到此消息，经几方打听，终于在罗店镇亭前街的老字号“祥茂顺”买到了罗店“天花玉露霜”，捧着一盒包装精美的“清廷贡品”，看着这一块块洁白如雪的罗店“天花玉露霜”，口中的舌头像蹦跳的小鹿，大脑神经即指挥我解开了包装，先取一块尝一尝，塞到嘴里，即化到肚里，清爽到心里，爽！味蕾神经让我又连吃了两块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摄影